

# 父亲的黄水谣

■ 童 村

浮现于邓德生眼前，但父亲的形象自始至终十分模糊。邓德生老人目光潮湿地望着我说：“我不能忘记父亲所走过的路。”

故事得从1940年末说起。在鹤岗煤矿做工的父亲，回到了家乡北市铺。渡河时，船至中流，眼前便是那片生养他的、浑厚如黄铜般的水。扑面而来的水汽里，裹挟着一股土腥味的、沉甸甸的力量。回来后不久，他便爬山越岭前往40里外的湿口山，探望舅舅王化殿。就在这一天，舅舅向他讲起当前的形势，自然还说到领导人民救国救难的共产党。舅舅的讲述，让他真正看清了眼前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其残酷现实令他震惊。

1938年6月28日，日军人侵平阴县城后，不久就在附近村屯安设了多个据点，四处烧杀抢掠、鱼肉百姓。在这种形势下，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于12月初进入平阿山区，开始了抗日斗争。第六支队所到之处，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解共产党的施政纲领，号召有志青年参军抗日。作为农民积极分子的王化殿，由此被吸收成为党组织中的一员。

随后，平阴县第一支抗日地方武装——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平阿基干大队成立了。短短3个月，基干大队就发展到200多名队员。通过斗争，基干大队不但武装了自己，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为平阿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

说到最后，舅舅殷切地望着他，举杯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宽儿，你要好好想想啊！”

“就是这一席话，”老人笃定地说，“把父亲心里的一盏灯拨亮了。”那天傍晚，父亲回到家，把自己将要参加基干大队的事情说给了爷爷。爷爷不无忧心地问道：“宽儿，你真的想好了？”

父亲无比坚定地地点了点头。可他没有想到，基干大队的战斗生活，竟是如此残酷。

1941年夏季，形势一下子就变得严峻起来。6月18日，5000余名日伪军气势汹汹地直逼平阿山区。他们采用“拉网合围”和“步步为营”的战术，企图一举摧毁平阿山区抗日根据地。

邓德生很难想象，父亲是如何与他的战友们一起，左冲右突与大批前来“扫荡”的日伪军作战周旋。但他坚信，在那支至死不屈的队伍里，父亲一直是冲在最前头的。

这次反“扫荡”作战，父亲他们最终成功突出重围，但平阿山区抗日根据地

却从此沦为敌占区。

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每次回家，他总是选择在万籁俱寂的夜半时分，身上还带着河水的湿气与寒意。那个时候，邓德生已经进入梦乡。直到天光大亮的时候，从爷爷的神态和语气里，邓德生捕捉到了父亲回家的事实。父亲每次回家，只做两件事情，一是拿衣裳，二是背干粮。自然，他拿了这些之后，很快就又回到队伍里去了。在邓德生朦胧的印象里，那些日子里的父亲，就像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一阵风。

自从沦为敌占区之后，世外桃源一样的北市铺，从此就不太平了。1942年秋，山前地里的玉米就要成熟了。由于基干大队内部出了叛徒，忽然一天，爷爷被几个背着长枪的人带走了。爷爷受尽了非人折磨，尝尽了皮肉之苦。行刑者挥舞着沾了凉水的水鞭，只是为了问出一句话，你儿子邓富宽到底在哪里？酷刑之下，爷爷自始至终只有一句回答：不知道！后来，家里人卖掉二亩薄地和一头毛驴换来一些钱，终于在一番周折后，请人作保将奄奄一息的爷爷赎了出来。被一架驴车从东阿县城拉回北市铺那天，邓德生看到，浑身是血的爷爷，把自己的嘴唇都咬烂了……

倏忽间就到了1944年夏天。为了拔除东阿县境内的日伪军据点，冀鲁豫军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7月，部队经过湿口山，父亲所在的基干大队被收编。从此，他正式成为冀鲁豫军区的一名战士。

不久之后，父亲所在的部队浩浩荡荡开拔，经过北市铺，准备渡河西去执行作战任务。利用这短暂的间隙，父亲请假回了趟家。

爷爷望着又黑又瘦却精神抖擞的儿子，眼睛立时湿了。爷爷十分爱怜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宽儿，好好去打鬼子吧！打完了鬼子，你再回来！”

父亲就这样走了，跟着大部队走了。那一年，他28岁。邓德生记得，那天的黄河水流得格外湍急，浑黄的浪头拍打着渡船。爷爷抱着他站在岸边，看着父亲的身影消失在河面蒸腾的水汽里。仅仅一个月之后，父亲就像划过夜空的一颗流星，消失在黎明之前的暗夜里。

渐渐长大的邓德生，会经常到黄河岸边走一走。他的目光越过波涛汹涌的黄河，眺望着对岸高高的堤坝，仿佛看到一个骑马持枪的战士身影。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在那腾起的水雾里，他隐隐约约听见一阵阵雄浑的歌声。那是父亲的黄水谣，正在大河之上无尽地传唱。

## 军营纪事

魔鬼坡，是夹在川北两座千米大山之间的一条险路，也是驻守坡顶的六班通往外界的唯一路径。这道关隘，全长800余米，最陡处坡度近40度，两侧林木谷深，常有蛇、野猪，甚至黑熊出没。即便经过几代士兵拓宽修整，那条两米多宽的坡路，在雨雪后依旧滑如油，走上去摔跤是家常便饭。

至于“魔鬼坡”这个名号的来历，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岁月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代代年轻的士兵来到这里，用脚步丈量它，用汗水浸透它，最终将它刻进自己的生命记忆。

我第一次听说六班和魔鬼坡，是在新训期间。“大山里的六班，是咱们支队最艰苦、最偏远，也是最牛、最硬的班！”干部介绍队史时，语气里满是自豪，“那是咱们的窗口，多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以上荣誉，战士党员比例全支队最高……”

那一刻，六班像一颗遥远的星，骤然在我心头亮起。新训结束前，我递交了申请，志愿前往六班。

可当我真正来到六班，心中那点浪漫的想象，瞬间就被现实击得粉碎。营区只有半个篮球场大，被密林和山峰紧紧包裹。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一部有线电话。最艰巨的日常，便是每天下午雷打不动的冲坡训练。

第一次冲坡，正值隆冬。路面覆着硬冰。班长杨林川一声令下，老兵们如离弦之箭蹿了出去。我拼尽全力，跑了不到一半路程，肺叶就像要炸开，双腿灌铅般沉重，只能双手撑膝，大口喘着粗气。在接连摔了几跤之后，我几乎是连皮带肉爬抵达坡顶。没等喘匀，班长又催促我们下坡，准备下一次冲锋。那天下午，我们一共冲了4次坡，最后两次，我的意识几乎模糊，只凭本能挪动双腿。

挫败感，像山里浓重的雾气包裹着我。而真正的打击，来自一次意外。那天傍晚，我从中队学习返回。快到营区时，我脚下一滑，整个人重重扑倒，右手小指传来钻心的疼，下巴也磕破了，鲜血直流。

军医诊断：手指骨折。那一夜，疼痛和委屈在黑暗中无限放大。我盯着医务室的天花板，脑子里反反复复：“大学念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当兵；当兵就当兵，为啥非得自己找到这地方来受罪……”

# 砺兵坡

■ 张 流

第二天，我回到班里，班长杨林川看着我，只说了一句：“小张，手受伤了，坡照冲，哨照站，轻伤不下火线。”

我的心凉了半截。这位常被请出去做报告的“优秀带兵人”，在此刻的我看来，实在是太冷酷了。

残存的自尊让我没有当场反驳。此后，杨班长确实“一视同仁”。除了无法完成的器械训练，冲坡、理论学习、站岗、勤务，我一项没有落下。我像上了发条的机器，麻木地执行每一个指令。

而变化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或许是身体逐渐适应，冲坡时，我与老兵们的差距在缩小。学习讨论，我也开始偶尔发言。班务会上，副班长和几位老兵破天荒地表扬了我。

但我对杨班长的看法，依旧没有改变。转机，发生在那年冬天最大的一场雪后。雪没过小腿肚，天地一片洁白。按惯例，这样的天气，轮到我和另一名新兵下山，用拉车拖运给养。可早饭后，我们刚拿起扫帚，杨班长却叫上一位老兵，一声不吭地下了山。

副班长走过来，轻描淡写地说：“班长说雪太深，你们经验不足，会有危险。”

我愣愣住了，这是来到六班后，我们第一次被明确地“照顾”。

中午开饭时间推迟了。门外终于传来响动。杨班长他们回来了，浑身上下沾满雪泥，棉帽檐下，头顶却蒸腾着白色的汗气。

“赶紧做饭。”杨班长的声音有些沙哑，说完便一翻一拐走向宿舍。

约莫一分钟后，他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小张，你之前用的云南白药喷雾，还有吗？”

我怔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在叫我。

“有！”我连忙找出药，送过去。这时，我看到他裸露的右膝，肿胀得吓人，皮肤泛着黑紫色。

“班长，我帮你。”他接过药，摆摆手：“去帮厨吧，这点伤不算啥。”

就在那一瞬间，一股热流，猛地涌上我的心头。后来，在与大家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开始渐渐知晓，从来到六班至今，班长一直在关注着我和另一名新兵。

“你受伤后手指沾不得水，你的衣服，是班长嘱咐班里战士轮流给你洗的。”

“你难道没发现吗？每周固定的打电话时间，班长和嫂子通话总是三言两语就结束，把更多时间留给我们，尤其是你们两个新兵。”

“六班有个传统，老兵们都很留意每一名新兵的日常表现，且每天都要碰头分析，制订帮带方法。班长永远是问得最细，叮嘱最多的那个。”

“在这里，内心的强大才是第一位的。不让你在在苦处摔打，就打不起守在这里的担子。”

……我忽然明白了那些“冷酷”要求背后的深意。他不是不关心，而是把关心藏在了更高、更远的地方——藏在了对我们能否独当一面的期待里。他冲在最前面，为我们挡住最危险的风雪，却逼着我们独自面对成长路上必经的陡坡。

又是一次冲坡训练。春风略微化开了坡上的残冰。最后一段坡，我嘶吼着冲了上去。站在坡顶，回望那条来路，它依然险峻。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

如今想来，这所谓的魔鬼坡，哪里是让人望而生畏的绝地？它分明就是一座天然的砺兵坡。它是一把锤，砸掉我们的娇气和懦弱；它是一块磨刀石，磨砺出坚韧与血性；它更是一条纽带，将一代代六班人的足迹与精神，牢牢系在这深山之间。



冬韵(油画)

赛鸿钧



## 舷窗口

■ 杨 浩

这里很安静  
这里盛产思念  
这里栽培柔情  
固执地依偎 固执地期待  
把这深情的眼睛  
望成一轮十五的明月

相思是一根粗粗的缆  
每当海岸线被拉远  
每当吹来陆地翠绿色的风

这明眸便注满一汪碧波  
任一支湛蓝色的歌儿  
轻轻荡漾

海风在诉说 波涛在抒情  
心系战友 心系亲人  
水兵这温柔而警惕的眼睛  
紧盯着万里海疆的每一道波澜

## 巡逻在晨光荡漾的中国

■ 赵子风

冰雪尚未消融  
春风已在远方萌动  
驼背上满载了写给春天的慰问信  
我们的执勤组即刻出发  
去守护沐浴在晨光中的  
可爱的中国

阳光俏皮地爬上山坡

又跑去与轮胎相撞  
当我们向界碑敬礼  
千家万户被炊烟唤醒  
我们与界碑一道  
注视着生机勃勃的中国  
像深情凝视爱人、孩子与母亲  
当阳光洒遍神州大地  
慰问信终于全部送达  
信中有士兵炽烈如火的心跳  
信有那忠诚的胸膛  
信中有嘹亮如雷的歌声  
撞向巍峨绵延的关山  
信中流淌的温柔色彩  
是士兵枕着边关月的呢喃  
一字一句，浸透着思念与牵挂

请收下这来自边关的告白吧  
我亲爱的  
呼唤了千遍万遍的  
祖国

当骆驼刺上又开出细碎的花  
戈壁石被春雷赋予心跳  
你会发现信中的每一个字  
都对应着一串战士巡逻留下的足印

## 记忆

2025年秋天，我在黄河入海廊道山东段采风时，行至平阴县境，遇到一位名叫邓德生的老人。老人已是耄耋之年，精神矍铄。闲谈中得知，他是一位烈士遗孤。在讲到父亲邓富宽的时候，我发现这位老人的眼中始终闪烁着激动的泪光。

他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对我说，只要一想起父亲，他的眼前总会浮现出1944年那个秋天的夜晚。那晚的月光在他的记忆里十分明亮。就是在这样的月光里，爷爷背着他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来到黄河岸边一个叫铁杨的渡口。他们是来接他父亲回家的。

那一年，邓德生还是一个4岁的孩子。当那条披着清冷月色的渡船，突然出现在人们视野里时，邓德生下意识中，紧紧抱住了爷爷。在焦急的等待中，那条船终于从对岸穿涛破浪，一颠一簸向这边划了过来。

船在岸边停了下来。除了摆渡的艄公，邓德生看见，船上还站着一个人。那人身着军装，身材高大，腰上别着一支短枪，身边摆放着一具用几块简易木板制作的白皮棺。

从跳下船来的那一刻起，那人一直紧紧握着爷爷的手，一边不停地安慰他，一边在向他叙述着一件事情的经过。邓德生在朦胧之中感觉到，那件事情一定与父亲有关。

随后，一行人把那具白皮棺从船上抬下来，又一步一步抬到岸上。岸边的气氛立刻变得慌乱起来。爷爷压着自己的哭声，让邓德生向那具白皮棺跪下，说：“德生，给你爹磕个头吧！”

邓德生忽然意识到，这一次，父亲是真的回来了，可是他再也没有父亲了……

掩埋了父亲之后，爷爷才把队伍上那个人说过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前几日，父亲所在的部队，在黄河西岸一个叫孟楼的地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谁也没有想到，在攻克一座日军炮楼时，部队遇到了大麻烦。因为炮楼修得很坚固，队伍打了整整一天也没能拿下来。经过一番研究，部队决定组织一支10人爆破队。父亲得到消息，第一个报了名。当冲锋的命令下达后，10名爆破手一字排开，每人携带一只炸药包，接二连三向上冲，试图登上竖梯，把炸药包塞进炮楼。不料，先头冲上去的8名战士，陆续牺牲在敌人凶猛的火力下，而父亲就在这8人之列……

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的照片常常

# 阿里雪落时

■ 李 江

碎而清脆的咯吱声，一针一针地将自己缝合。转眼间，它便凝成一道苍白的伤疤，横亘在大地之上。河流的滋润对于这片极寒之地来说原本就是一场施舍，前脚刚送走跋涉至此的藏羚羊，转身就对野牦牛收起最后的仁慈。愤怒的野牦牛抬起头，鼻踪喷出团团白雾，一边啃食河床上冒头头的枯草，一边舔舐着冰封的河床。歇脚的棕头鸥急匆匆地从岸边枯草堆里起飞时，尾巴上还挂着冰晶。

风来了，河冻住了，雪登场了。

快看！眨眼间，苍穹的盐仓被掀翻，天际的绒絮库被山脊上蠕动的藏羚羊角捅破，亿万吨沉默的白色轰然坠落，浩浩荡荡地向下游涌，像是天空把积攒了千百年的寂静一次性泼向人间，把世界搅成稠密的混沌。那些褶皱了亿万年的沟壑，连同这吵闹的万物都被雪统统压在了身下。寂静，漫长的寂静。野牦牛终于停止舔舐，低垂着头颅，一点点挪到山的背风处。阿里高原，完成了它冬天的加冕。

当风耗尽气力在峡谷间嘶吼回旋时，山只是静默地矗立着，像注视自己的孩子般，由着它喧闹。它不安抚瑟缩的万物，只是在最深的寒夜里，用峰巅接住第一缕雪，用岩缝存贮最后一点星光。它见证过无数凛冽的寒冬，也等待过比这更漫长的暖阳。

“这么美的冬天，当然要去见证，要

去守护。”我把这句话写进家信，然后转身在这个雪夜站上哨位。阿里高原的冬天，真美啊！

远处，山插在天里，河流像一条银色哈达，静悄悄地缠绕着村庄，一直伸向故乡的方向。近处，雪花一粒一粒像断了线的珠子在哨位的灯泡前闪过，每一粒都裹着光，亮晶晶的，可这光亮转瞬就被浓稠的夜色吞没。驻守在这里的兵啊，像极了这晶莹的雪，一茬接着一茬，无怨无悔地用瞬间的光亮，填满每一寸需要被照亮的土地，在群山的记忆里镌刻永恒。



# 长征

第6647期

